



囍从天降

XICONG TIANXIANG
睡懒觉的喵

上

我，囍小信，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限量赠送
沐水游亲笔绝萌海报
+ 可爱书签

什么？
十二年前，她竟然……
与火光鼠有一桩婚约？
什么？
心急的老爹竟然让她嫁给
随便抓来的醉鬼？
什么？
大过节的第四次被退婚？

爆笑喜剧之王
睡懒觉的喵
仙侠萌文力作

同萌汇
系列第二萌



壽从 天降

XICONG
TIANJIANG
睡懒觉的喵◎著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囍从天降: 全2册 / 睡懒觉的喵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36-9614-3

I. ①囍… II. ①睡…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6788号

书 名 囍从天降

作 者 睡懒觉的喵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张雨晴

封面设计 姚 姚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28

字 数 29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614-3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喜从天降



第一卷 裹女难嫁

第一章	恨嫁阿爹	3
第二章	神奇鼠嫁	20
第三章	藤蔓异变	35
第四章	买卖光阴	49
第五章	死而复生	61
第六章	天怒鼠怨	76
第七章	借酒逞凶	90
第八章	上古巫族	103
第九章	寻找记忆	120
第十章	执念童子	134
第十一章	鬼界黄泉	154
第十二章	幽冥城中	167
第十三章	重遇故人	179
第十四章	身世疑云	194
番外	家有萌宠	209



喜从天降



第二卷 喜事临门

第一章	再遇故人	223
第二章	调虎离山	237
第三章	白袍老道	251
第四章	狐面公子	264
第五章	花神大会	278
第六章	木甲术院	296
第七章	色心难移	311
第八章	人剑合一	327
第九章	玄妙之音	348
第十章	被困小屋	361
第十一章	她怀孕了	379
第十二章	水落石出	394
第十三章	情深几许	407
尾声		424
番外	家有呆寇	426



第一卷

襄女难嫁





第一章 恨嫁阿爹

还有三天就到中秋节了。

襄小兮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思忖：今年是让奶娘给自己做莲蓉蛋黄月饼呢，还是鲜枣火腿月饼呢？嗯，好像五仁豆沙馅的也不错……

不远处，她爹襄渊还在和李媒婆拉拉扯扯，声音由低转高，由柔转怒，惊得旁边刚开花的金桂也瑟瑟发抖起来。

“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王复怎么能背信弃义？竟然这时候说要退婚？咱们嫁妆也备下了，新房也布置好了，就等着中秋节两人拜堂成亲了，他说退婚就退婚吗？”

襄渊越说越气，不禁甩袖道：“不行，老夫这就去找那负心汉！我倒要当面问问他，当初是谁口口声声指天发誓说要照顾我女儿的！”

李媒婆一脸晦气，一把拽住往外冲的襄渊，“我的老爷哟，听老身一句话，莫去了，去了也是白去，那王公子……唉，昨儿就跑走了，只留下一张字条，说、说……”

李媒婆见襄渊脸已黑了大半，咬牙又咬牙，终究没能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小兮拍净手上的瓜子碎屑，一脸事不关己的模样，“他说什么？”

“他说……”李媒婆转了转眼珠，小心翼翼地措辞，“他说，襄家欺他是

外乡人，不明就里，这算是讹婚，是以……”下面的话不言而喻。李媒婆为人乖觉，自然不会真说出来惹襄渊不悦，也就自动噤了声。

襄小兮歇了口气，在心底默默跟这位素未谋面的四号夫君道了个别。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被人退婚了。自打她满十六岁以来，阿爹就拼了命地想把她嫁出去，只可惜，天不遂人愿。

偷瞥一眼襄渊的脸色，小兮拍了拍他的肩，沉痛道：“阿爹，节哀顺变。你不是常说强扭的瓜不甜吗？跑了就跑了吧，反正我也已经习惯了……”

襄渊闻言脸色稍霁，负手叹息道：“小兮说得对，跑了便跑了吧。他也配不上我的宝贝女儿呢。”语毕，他又笑脸迎上李媒婆道：“嗨，我记得落雷镇以西有个淳来酒庄，上次听李媒婆你说，庄主有个小儿子好像今年刚满十八，生得是风流倜傥、英俊潇洒……”

又、来、了。

襄小兮扶额，无力呻吟道：“阿爹，你就不能让我歇一阵吗？至少过了中秋节……”

“不行！”小兮话未毕，那头襄老爹已怒号出声，“你必须在中秋节前嫁出去！必须！”

中秋节？那不就是三天以后吗？小兮手托腮坐定，望天幽幽叹了口气：只还剩下三天，爹是要她去找个瘸子呢，还是傻子呢？这个问题比是吃蛋黄月饼呢还是火腿月饼呢更让人纠结。

有个恨嫁的爹你伤不起呀……

襄渊雷厉风行，只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就从李媒婆那里淘来了十几幅青年才俊的画像，饭后便兴冲冲地来到女儿房间，一个一个进行推销介绍。

“喏，小兮你看这位袁公子，是邻村祥福村村长的儿子。还有这个陈公子，出身书香世家，只花了二十年时间就考上秀才了，真是惊才绝艳、才高八斗呀！”

小兮本来正凝神给窗外的桂花描小像，听了这话手一抖，一大滴墨汁滴在了宣纸上。

“阿爹别乱用成语。”花二十年才考上秀才也算才高八斗的话，那镇上的任

夫子至少是“才高十斗”了。

“不喜欢呀？”襄渊挠了挠头，展开另一幅画像道：“那这个，这个钱公子是宁城人士，因为一直走南闯北做生意，直到现在还未娶妻，但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好男人，长得珠圆玉润，有福气呀！”

小兮就着阿爹拿着的画微微歪头，瞅了眼画像手又是一抖，一时间连笔都有些握不住了。这次她爹倒没乱用成语，这位钱公子……果真很是有福气——大腹便便，脑满肠肥，一双小眼直眯成了条缝。看这模样，没有三十也有二十八九了吧？

小兮搁了笔，鼓着嘴满脸愠恼地瞪住襄渊。阿爹，在你眼里，我就真的这么这么这么差吗？

襄渊沉默了一会儿，咂舌道：“还是不喜欢啊？没关系，这里还有赵公子、孙公子、吴公子，你喜欢哪个就告诉爹。咱们趁着中秋节喜庆，赶紧把亲成了。”

襄小兮依旧眼珠一动不动地瞪着襄渊，一语中的道：“不是因为中秋节喜庆才急着把我嫁出去，而是信里说的日子就在中秋节吧？”

襄渊一愣，登时说不出话来。

小兮敲了敲老爹的脑袋，又指了指窗外道：“我又不是傻子，怎么会察觉不到？自我十六岁生日你收到那封信开始，就发了疯似的让我相亲，一定要我在中秋节前嫁出去；而且，最近咱们家的老鼠越来越多了——”

小兮话还没说完，襄老爹就已惊恐万分地捂住了她的嘴巴，四下环顾，确定没人后才心有余悸地放开她，双手合十念叨道：“童言无忌，童言无忌，鼠大仙莫怪莫怪。”

小兮还想再说什么，见阿爹目光横了过来，只得闷不言语了。落雷镇别名义鼠镇，传言这里住着位得道的火鼠仙，凡百姓所求所愿无不应允。更有老人说，原本落雷镇附近雷雨交加、冰天雪地，别说住人了，就是行走也十分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位火鼠仙相助，落雷镇才能四季如春，年年丰收。

是以，落雷镇有两个不成文的规矩：其一，镇子里绝不许养猫；其二，谁家屋子里出现老鼠也不能驱赶，反需拿出食物进行供奉。百姓们虽然敬畏鼠仙，但亦因老鼠们常来偷食骚扰苦闷不已，却是敢怒不敢言。

奇的是，十年前老鼠们一夜之间全都失去了踪影，从那之后，只在初一、



十五群聚出现，向百姓讨食。可眼下既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聚在襄家附近的老鼠却愈来愈多了。

小兮拉住襄渊的手，半是安慰半是撒娇道：“阿爹别再给我找夫君五号了，好不好？反正找来找去最后还不是一样会跑掉……不如趁着今晚月明星稀，你和我一起想想，中秋节咱们吃什么馅的月饼吧。”

望着女儿满脸的天真烂漫，襄渊心底抽抽，终于忍不住泪奔道：“小兮你等着，阿爹一定给你找一个不会逃婚的如意郎君！”

望着襄渊远去的背影，小兮幽幽吁了口气，复回到窗边，对着那盆金桂转了转黑白分明的眼珠，嘿嘿笑道：“我想了想，既舍不得甜馅月饼，也搁不下咸味月饼，那干脆就让奶娘给咱们做个又甜又咸的月饼吧，你说好不好？”

“喵……”

吃货襄小兮正得意于自己的妙计，却忽听一声猫叫似是应答般蹿进耳朵里，霎时骇个半死。她伸头探向窗外，却觉静悄悄的没半点响动，不禁奇道：“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哪家孩子顽皮，在学猫叫？

可是，这是她家，哪儿来的什么孩子？！

“喵……”她正踌躇，又一声清脆的猫叫传来。这次她听清了，声音是从后院亭廊传来的。小兮站在原地想了想，转身推门而出。

襄家的后院不大，不过一片池塘并着条亭廊。时下正是八月，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月色映照下，粉嫩的荷花披着夜露，娇羞欲滴地悄悄绽放，说不出的清新动人。

可让小兮愣在原地无法动弹的却不是艳艳荷花，而是池塘边的……人！

没错，荷塘边儿上，竟半偎着个活人！青丝披泻，白袍铺地，男人背对着她，好似在自家后院般闲散地赏着满池娇荷。脚边，是几坛刚从树下挖出来的女儿红。酒香浓郁，混合着夜色下清新的露气，在空中弥漫开来。

他就这么一手撑着脑袋，一手拍着腿低低吟唱着：“菱叶萦波荷飏风，荷花深处小舟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声音清远透澈，在这寂静的夜里缓缓响起，竟让人感觉恍若隔世。

襄小兮发呆之际，男子却已发现了她的存在，起身凑了过来。离得近了，她才看清原来对方有张清隽的脸庞，一双如洗濯过般透亮的黑眸正脉脉含笑地凝视

着她。

待小兮反应过来欲往后退时，为时已晚，男人的手已轻抬起她的下巴，语气轻佻而暧昧，“哪儿来的小丫头？好生俏丽。”

扑面而来的馥郁酒香让小兮瞬间清醒过来，她瞪大眼睛道：“你……”

“呵呵，看得见我吗？”男子伸食指堵在小兮唇上，星眸似水，“既然看得见我，恰巧我又挖到几坛好酒，不如……啊！”

男子话还没说完，便忽地大喝一声，瞬时倒地不省人事了。襄小兮这个罪魁祸首扔了手上的凶器——石头，盯着已昏厥过去的男人，依旧气不打一处来，又狼踹几脚后才道：“你偷了我家的酒，居然还想请我喝？！”

“死偷酒贼、臭偷酒贼，本姑娘今天要你酒债血偿！”

“还我酒来！还我酒来！”

襄小兮进行长时间“撻尸”时，角落隐蔽处，一双蓝黑色的星眸也正悄悄地打量着这边……

不消一刻钟，襄府上下便都知晓小姐捉了个偷酒贼了。原因无他，只为襄老爷痛心疾首的哭声响彻云天。只怕今晚方圆十里的人都无法安睡了。

不过也难怪襄渊捶胸顿足，那几坛女儿红原是小兮满岁时他亲手酿下埋在后院的。女儿红女儿红，顾名思义，自然是打算等女儿出嫁时才拿出来享用的。可惜天意弄人，现在四号夫君已逃，婚事未定，酒倒先让别人喝了个干净。

新愁旧怨加在一块儿，襄老爹不禁悲从中来，不论女儿如何劝说，就是嚤嚤哭个不停。小兮听得心烦，只得转移话题道：“那偷酒贼还被我扔在隔壁，阿爹你看怎么办？是送官府还是……”

小兮话还没说完，只听砰的一声，她爹已拍案而起，往日总是乐呵呵的面颊上却是说不出的狰狞扭曲。

“阿……爹？”襄小兮试着唤他。

襄渊却好似没听见，只自顾自地骂嚷起来，“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老夫这就去打折了那贼子的腿！让他再敢喝我的酒！咦，我的九节鞭呢？张叔，张叔，是不是你又把老夫的鞭子藏起来了？”

见襄渊如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找鞭子，小兮只觉一个头变两个大。襄渊过



四十九岁大寿时，也不知是哪个浑蛋送了根九节鞭作贺礼，哄她爹说舞鞭不仅能强身健体，还可以轻松减掉大肚子。襄渊信以为真，没事就在院子乱挥鞭子，打得一众花花草草哭喊连天不说，他老人家自己也常被自己的鞭子伤到。

现在听说老爹又要寻九节鞭，这还了得？小兮赶紧起身拽住襄渊，正想骗他说鞭子早扔了，就听身后有人道：“鞭子在床底下。”

父女俩闻声皆是一愣，齐齐回头，便见门口站着个男子，面若冠玉，明眸善睐，竟是个少有的美男。只可惜，美则美矣，男子左额却顶着个硕大的青包，配上精致的五官，倒平添了三分滑稽。

小兮杏目圆瞪，脱口而出，“你怎么出来的？”刚才她离开隔壁房前，分明仔仔细细地将这偷酒贼五花大绑，还在房门上加了道锁。这……他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我还正想问你呢。”男子揉了揉头顶的青包，啾啾倒抽两口气后道：“丫头，刚才是你把我打晕了吗？”

小兮怔了怔，敢情这贼解困不逃反而寻来，是为了报仇！念及此，她转身急急地对襄渊道：“阿爹，他就是那个偷酒贼！你快叫王叔带家丁来……”话未毕，人已僵在原地，彻底石化了。自己身后哪还有半点襄渊的影子？

与此同时，小兮便听门口传来她爹温柔如三月春风的声音，“敢问这位公子，姓甚名谁？今年贵庚？家居何方？可娶妻否？”

襄小兮：“……”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阿爹，你这语气是审问偷酒贼的语气吗？！刚才到底是谁凶神恶煞说要打断他的腿的？还有，别人娶妻没娶妻关偷酒什么事啊？！

这头男子听了襄渊的话，倒也大觉稀奇，弯了弯眼，竟笑眯眯答道：“在下清崖，宁城人士，尚未娶妻，至于年龄嘛……”他摸了摸下巴踌躇道：“活的日子实在太长，也就记不清了。”

襄老爹听了这话，一双小眼登时眯成条缝，笑容可掬道：“啊，清崖公子真是年轻有为，俊朗不凡，诙谐幽默呀。”

咔嚓一声，原地石化的小兮直接碎成渣，一阵凉风吹过，便随风消散了。

“爹！”小兮抓狂跳脚，“你到底搞清楚状况没有？现在不是在相亲，是在捉贼！捉贼！”



闻言，襄老爹顿悟，用手拍了拍脑袋，换上一脸严肃表情，道：“对。清崖你怎么能做贼偷别人家的酒喝呢？是襄中羞涩家道困难，还是有别的什么难言之隐？没关系，你有什么难处尽管告诉老夫，能帮衬的老夫一定帮衬。”

“……”小兮嘴角抽搐，已不知道该摆什么表情了。捉贼而已，需要这么语重心长吗？为什么她心里有一种很不好、很不好的预感呢？

清崖倒也配合襄老爹，听罢，勾唇一笑，行礼道：“说来惭愧，清崖乃行脚商，四海为家。今日路过落雷镇多喝了几杯，迷迷糊糊中就误入了大人家的府邸，见曲荷弯弯还以为到了仙境，又闻着酒香，是以挖了酒出来，一面趁着月光赏荷，一面喝了些。”

“好灵的鼻子呀！我这几坛……”襄老爹话还没说完，就觉腰上传来阵阵酸痛。他回头看见女儿一边脸色阴沉地拧他的老肥腰，一边对他使眼色：阿爹，你要是再乱用成语再跑偏题，我就和你没完！

襄渊顿了顿，醍醐灌顶地点了点头：宝贝，你放心！你的意思爹明白了！

襄老爹咳嗽一声，抹下脸沉声道：“虽说是一场误会，但清崖公子你的确擅闯了民宅，偷喝了我家的酒不说，还惊着了小女。所以……”

清崖挑眉，连眼末梢都含着笑，“但听大人吩咐。”

小兮呼出口气，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来一大半。虽然几坛上好的女儿红没了，不过如果这个清崖愿意赔钱的话也没关系。她可以让奶娘拿赔款去买些翠玉豆糕、鸳鸯卷、蜜饯金枣回来。啊，对了，中秋节还可以多做几块兔子形状的月饼，甜的咸的应有尽有……

“所以你必须娶我女儿！”

原本还沉浸在各色精致甜点幻想中的襄小兮听到老爹一声怒吼，只觉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清了。

“你说什么？”清崖微眯狭长的眉眼，亦有些惊诧。

襄老爹轻咳一声，晃了晃大圆脸道：“贤侄你有所不知呀，这几坛酒不是普通的酒，是我为我家小兮出嫁所备下的女儿红。可你看，它埋在地下你都能闻出香味儿，还刨出来喝了，又和我家小女邂逅于荷塘月色下，这不就是所谓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吗？所以……”

“所以，女儿红乃媒物，我必须娶你女儿？”清崖负手，接着襄老爹的话道。



听了这话，襄渊霎时激动得老泪盈眶，一把拽住清崖再也不肯撒了，“好女婿！既然你四海为家，咱们也就不用讲那些虚礼了，中秋节就把亲成了！”

夫君五号就此华丽丽诞生！

襄老爹颇为得意地瞥了女儿一眼：小兮你放心，这次阿爹绝不再让他跑咯。

一旁，小兮早已风中凌乱欲哭无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爹，我是让你找他赔钱啊赔钱，不是把我也送出去啊！还有，阿爹既然你和五号君这么谈得来，干吗不自己以身相许？

如此这般，襄老爹终于如愿以偿得了个乘龙快婿，拉着清崖畅谈了整整一宿。

小兮原本以为五号夫君的出现能让她爹心情好点儿，可翌日一大早起床，便见襄渊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坐在庭前，对着一众花花草草长吁短叹。

小兮本能地想跑，可闻到矮几上飘来的阵阵烤鱼香，又死活迈不开步子了。无奈之下，她只得硬着头皮蹭过去，低低喊了句：“爹，早。”

粥，是将枣仁、花生、山楂细细磨碎后和着粳米而熬成的酥蜜粥；鱼，是今早才现杀现烤、皮鲜肉嫩的小烤鱼；糕点，是奶娘最为拿手的蜜汁奶蹄糕；再配上几样时令小菜和新鲜瓜果——为了和女儿说上两句话，襄渊当真用心良苦。

一见这架势，襄小兮就知道她爹又要和她“商量大事”了，只得乖乖坐在他旁边听候嘱咐。当然啦，她嘴上也没闲着，“嗯，小烤鱼果然皮焦肉香，鲜美多汁呀！”

“女儿啊，我的宝……”

眼见襄渊双眼湿润就要哭出来，小兮一边啃鱼一边连连喊停，“阿爹，你就直说吧，小五是又跑了还是不同意？我承受得住。”

襄渊摇头，“他倒没跑，只是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襄老爹拍了拍微隆的大肚子，皱眉道：“你看啊，咱们一直都是在外边替你找夫婿，按理说，他们是不可能知道那件事的。可是，前面四个姑爷都在婚期将近时知晓了真相，这其中必定有诈！”

小兮闻言一噎，鱼骨头差点卡在喉咙里。

襄渊未有察觉，继续分析道：“我昨夜想了一宿，定是有人告诉了他们。这

人……肯定是落雷镇人，而且，说不定就在咱们襄府！为了保证你和姑爷顺利完婚，我们定要在他接近姑爷前揪出这奸诈小人！小兮，你比阿爹聪明，快来帮我想想，这人到底是谁？”

“啊？”小兮左手握小烤鱼，右手捏奶蹄糕，呆若木鸡。

襄老爹微眯小眼，四下环顾，故作神秘地凑到女儿耳边道：“你说，会不会是王叔？”

襄小兮手一抖，小烤鱼掉地上了。

“我曾见他鬼鬼祟祟地给四号姑爷递过信笺，当时只觉奇怪，现在却越想越蹊跷。”襄老爹托着圆圆的下巴，拍案道：“对！越想这老头子越可疑！一定是他，他嫉妒我有个冰雪聪明的女儿而他没有，老夫我又生得比他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他一时鬼迷了心窍所以才犯下滔天大罪！”

小兮扶额，已无语问青天。阿爹，你又乱用成语了。人家王叔虽然多年未娶，但一直桃花不断，去年还有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死活要跟他来着，事实证明人家比你帅多了，倒是爹你愈来愈心宽体胖了……你确定自己不是羡慕嫉妒恨王叔而在进行诋毁吗？

咬了口糕点，小兮直截了当道：“阿爹你别乱怀疑了，那个告密的人，是我。”

襄渊愣了愣，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你说什么？”

“我说，是我把真相告诉那四个人的。”小兮一字一句道，“是我让王叔送信给他们的，可王叔不知道里边的内容，还以为是我写给夫婿的情书……”

襄渊怎么料也没料到宝贝女儿竟是罪魁祸首，一时只惊得语无伦次，“你……为什么呀？”

小兮摇头，正欲开口，却觉脚边传来阵毛茸茸的触感。她低头一看，登时惊得下巴掉地上，怎么也捡不起来了——花丛前，一只通体雪白的大猫正甩着尾巴在地上打滚，它的旁边，是小兮刚才不小心丢落的小烤鱼。

小兮脑袋嗡的一声，瞬间空白，兜转来兜转去，都只能抓住些诡异的念头——

这大猫是欢喜有小烤鱼吃，所以才给我打滚撒娇吗？

它的眼睛好漂亮，居然是碧蓝色的。

这只猫的个头会不会太大了点？和刚生下的小羊羔差不多高了吧？

这边，襄渊还在捶胸顿足，“小兮你这是要气死爹吗？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兮气若游丝地唤：“爹……”

“为什么为什么呀？”

“爹，不是……”

“过分，实在是太……”

“喵……”一声略带撒娇的猫叫终于打断了襄渊的聒噪声。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没一小会儿，襄家庭院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落雷镇禁止养猫，这一声响亮的猫叫对镇上百姓而言要多惊奇便有多惊奇。是以不消片刻，襄府上上下下、外带周围的邻里就循着声赶到了庭院。就连落雷镇镇长也被惊动——拄着拐杖，由下人搀扶着赶了过来。

面对众多围观者，大猫竟也不怯生，啃光地上的烤鱼后便蜷着尾巴乖乖坐在原地，一脸虔诚地望向了桌上的烤鱼。敢情大家伙对众人熟视无睹的原因是……还没吃饱。

小兮手托香腮，瞅瞅满脸无辜的大猫，再看看手足无措的阿爹和神情凝重的众人，一时间只觉给它小烤鱼也不是，不给也不是。

最后还是镇长率先打破寂静，轻咳一声问道：“襄老爷，这猫是……”

“哎呀，好热闹呀！”镇长话未毕，便被一轻快男声打断。小兮探头看去，便见自家五号夫君款款走来。青衫乌靴，白扇墨玉。清崖昨夜和岳丈大人畅谈一宿，比之颜色憔悴的襄渊，却是神采奕奕。一头散落的乌丝也被细细梳理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头上的大背包亦消失无影，倒显得面容越发清秀起来。

见清崖往里走，众人自动让出条道来，只管用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他看。清崖倒也不介意，走进院子瞥见趴在正中的大猫，莞尔道：“原来七衍也在。”

襄渊大惊，“七衍？难道你认识这猫儿？”

清崖眨了眨眼，点头道：“它是我养的宠物，怎么了？”

话毕，大猫好像能听懂主人话似的又喵叫了声，摇头晃脑算作回应。登时，